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對她們一笑道：「今天是有事，等明天我回來後，你們天天都可以騎著上去兜兜風！」

劉月英想了一下才道：「金公子！你明天一定會趕回來嗎？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我這人向來說一不二，明天我就是死了，也一定叫鋼羽把我的屍體載來！」

劉月英神色微動道：「金公子！我不過是隨便問問，您何必說這種不吉利的話呢？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生死禍福吉凶都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，說死未必就死、該死的時候，不想死也不能！」

劉月英連忙道：「您別再把死字掛在嘴上，使人聽起來都感到害怕……望您早去早回！」

金蒲孤談笑了一下，伸手挽起劉日英的胳膊，飛身一縱，帶著她上了青背，南海漁人也跳了上來。

鋼羽展開巨翅，幾下撲騰，即已昇上半空，不一會兒，就遠遠地飛離了萬象谷。

南海漁人哈哈大笑連呼痛快不止，劉日英卻緊攬著金蒲孤的腰，嚇得連眼睛都不敢睜開！

金蒲孤見狀哈哈一笑道：

「劉小姐！剛才你生死祇在毫髮之間，依然態度從容，怎麼現在脫離了險境，反而害怕起來了！」

劉日英怔然張開了眼睛，南海漁人也愕然道：「老弟……你說的是什麼話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

「劉素客的手段越來越卑鄙，方法也越來越下流，怎麼能瞞過我的眼睛！」

劉日英囁嚅地道：「公子！您看出來了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

「何必用眼睛看呢，我閉著眼睛都能猜出來，你父親自以為聰明，安排下了一串連環計，其實卻處處留著敗筆……」

南海漁人莫名其妙地道：「老弟！你究竟在說些什麼？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呢？」

金蒲孤先不回答他的話，用手拍拍驚背道：

「鋼羽！找個地方停下來吧！背著三個人的滋味可不好受！」

巨鷲雙翅平展，慢慢降落在一片田野上，金蒲孤首先跳了下來，又朝南海漁人比比手勢，叫他到劉日英丟下來，當她帶著一聲尖叫，跌在金蒲孤的懷中時，雙手自然而然去他的頸上抱去！

可是金蒲孤卻突然一鬆手，讓她跌落在池上，疼得她芳容失色，秀目中緊包著兩眶

眼淚。

南海漁人莫名其妙地道：「老弟！你這是做什麼？」

金蒲孤臉色一沉，指著劉日英道：

「劉小姐！你最好自己作個解釋，免得我說了人家不相信！」

劉日英望了他一眼，淚止滯而滴，終於哭出聲來道：

「金公子！你殺了我吧！何苦又要我多受一番難堪呢？」

金蒲孤走上前將她拉了起來，然後握住她的雙手道：

「我要殺你的話，在鋼羽的背上早就把你丟下去了，正因為你那個時候對我客情，所以我現在也對你客氣！」

劉日英放聲大哭，兩支手被金蒲孤抓住了，使他無法去擦拭眼淚，粉頰上淚痕闌乾，一派楚楚可憐之狀！

金蒲孤卻舉起她的手，朝南海漁人一歎道：「前輩！你相信這雙美麗的手會殺人嗎？」

南海漁人怔然望去，祇見她的膚白如玉，尖尖的十指上留著寸許長的指甲，染著鳳仙花汁，嬌紅動人，乃搖搖頭道：「我不相信！」

金蒲孤放開她的手輕吁道：「我也不相信！可是這雙纖纖玉手，差一點就要了我的命！」

南海漁人細察劉日英的情狀，覺得金蒲孤的話並未虛誑，不禁大感驚奇道：

「老弟！你能不能說得詳細點！」

金蒲孤微微一歎，又作了一個苦笑道：「劉素客對我大概是銜恨至甚，非殺我而後快了……」

(八十四)

「那個人究竟有多大年紀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他很年輕，可是又有些老成，所以我也猜不出他的實際年齡。不過他相當風趣，而且常常講笑話逗我們開心。我們離開月琴島的時候，他也搭同一條船送我們到下田。」

金田一耕助不由地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全身的血液也跟著沸騰起來。這時候，一個奇怪的念頭漸漸浮上他的腦海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怎麼了？」

等有力警官和巨理局長都看著他。

過了一會兒，金田一耕助才歎了口氣說道：

「啊！沒、沒什麼。田島先生，非常謝謝你，那麼今天就問到這兒吧！」

金田一耕助眼中閃著希望的光芒，他目送田島修三離去之後，便轉過頭對工藤局長道：

「局長，有件事想麻煩你。」

「你有什麼事請儘管吩咐。」

「我想跟你借兩個三個人，可能的話，最好是擅長搜索住家的人。」

「嗯，沒問題。」

工藤局長想了一會兒，立刻叫來三名刑警，命令他們跟金田一耕助同行。

等他們一行人回到飯店時，大道寺家的人早已準備好要出發了。金田一耕助祇好趁著在前往碼頭途中，拉住神尾秀子問道：

「神尾老師，月琴島上有沒有一個叫島田的人？」

神尾秀子歪著頭道：

「沒有吧！我記得月琴島上沒有這樣的姓氏。」

「真的嗎？請你再仔細想想，十九年前發生命案的時候，月琴島上是否有這麼一個人？」

「沒有，不論是現在還是以前，月琴島上從來沒有這種姓氏。」

神尾秀子斬釘截鐵地回道，金田一耕助祇得輕輕地歎了一口氣。

他們很快便來到海岸邊，六月的伊豆海閃著仲夏耀眼的波光，對岸的燈塔就像是大海之往一般聳立在海面上，碼頭附近的漁船桅桿也如林木般排列著。

金田一耕助又開口了：

「十九年前舉行祭典時，嵐三朝的劇團有多少人？」

神尾秀子回頭看著金田一耕助，聲音低沉地說：

「這……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，我實在有些記不得。不過，我想應該可以查得出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也知道，島上並沒有旅館，所以那麼多人來祇能分開住宿。而當時負責分配住處的人便是我，因此我祇要查查以前的賬本，就可以知道哪裡住幾個人，哪裡又住幾個人，全部加起來就知道總共有多少人了。祇是，金田一先生，你問這些有什麼用意嗎？」

神尾秀子的聲音突然變得有些顫抖，不過金田一耕助故意裝作沒注意的樣子。

「沒什麼。對了，那賬本現在在哪裡？」

「在月琴島的大道寺家。」

(一三〇)

# 女

# 人

# 峰

● 橫溝正史

## 招魂

倪匡

我怔了一怔，笑了起來：「說真的，我根本不知道，祇好煩你們一起去查了出來。他的名字是費力，在醫學界相當出名，要查出他的研究所在哪兒，不會太費力。」

第二部：和鬼一起生活

良辰美景聽和我故意拿費力的名字開玩笑，覺得十分有趣，哈哈笑著，互望了一眼，從她們的神情上，看出她們立刻有了一個頑皮主意，可是她們並沒有說出來，祇向我和白素一拱手，身形倏退，已到了門前，齊聲道：「一有結果，立刻來報。」

我忙道：「且慢。」

對付她們，有時，言語所用的詞彙太現代化了，未必有用，這「且慢」兩字，恰好用上，她們已打開了門，身形飄向外，又立時閃了進來。兩雙大眼睛望定了我，一去一回，身開快絕，我看到她們的耳垂上，一左一右，各自掛著一雙式作相當別緻的耳環，正在亂晃。

我道：「費力在研究課題——定十分專門，你們看不懂，自然也記不住，要帶些工具去，我有——」

不等我講完，兩人已搶著頭：「比起戈壁沙漠那裡來，衛叔叔，你那些所謂工具，都像是石器時代的東西。」我怒瞪著她們，兩人故意作其害怕之狀，可是絕不準備改口。

我悶哼一聲：「好，有微型攝影機可以將文件攝下來嗎？微小到什麼程度？」

兩人歎了一聲，叫起來：「天，選用攝影機。」

我惱怒：「哪用什麼？」

良辰道：「總有先進一點的吧，譬如說，圖文傳真。」

我更怒：「你怎知費力的地方一定有圖文傳真機可以供你使用？」

美景道：「我們可以隨身攜帶。微型，無線電直接傳送，掃描器一掃而過，在戈壁沙漠處的接收機中，文件就清清楚楚出來了。」

我向白素望去，心中在想，在她們口中，那叫作戈壁沙漠的兩個人的能耐，可能是被誇大了的。

這種微型的無線電圖文文件送真機應該祇是實驗室中的東西，所以我要在白素處求證一下。

白素向我微笑，同時點了點頭，肯定了戈壁沙漠確有其能，我也不禁大感感歎，因為要得到白素的肯定，並不是太容易的事：「當是天下之大，能人輩出，什麼時候，倒要結識一下這兩個人。」

良辰美景一聽，雀躍向前：「好極了，他們不知道想認識你，扯了好多次，我們都怕挨你罵，連搭腔都不敢。」

我苦笑：「我哪有那麼凶。」

良辰指著美景，美景指著良辰，指的都是耳環：「這是他們設計製造的精密通訊儀，有著多種功能，譬如說，剛才白姐姐利用電話打了一個號碼，號碼是把訊號輸入他們住所的電腦，再自動傳向發射台，我們這裡，就收到了訊號。」

(八)



霍非凡已經為她選好路了，不是嗎？

凌靚兒突然楚楚地笑了，眼淚卻再也流不出來。

無盡的夜晚、傷心的人，一切結果都注定了。

隔天，用早膳時，凌靚兒向梅管家提出要求，想見大夫人。梅管家為凌靚兒傳話，她等到午後，蕭月紅才細細來遲。

「對不起，九妹，有事耽擱，讓你久等了。」大夫人看著凌靚兒微笑道歉。

其實她在為自己要不要來見凌靚兒而煩惱。她明白凌靚兒很可憐，也是無辜的，但是莊主如今是那麼厭惡她，自己若和她有牽扯，蕭月紅擔心也會受到連累，所以她考慮了好久才決定來。

「不要緊，紅姐，能見到你，靚兒便很開心了。」凌靚兒瞭解自己目前的地位，大夫人肯來看她就是慶幸了。

「九妹，莊主的脾氣你是知道的，因此你的事，姐姐我實在幫不了忙，對不起！」蕭月紅聰明的先提出自己的立場。

凌靚兒淡淡地搖頭道：「紅姐，你放心吧，靚兒不敢有這樣的非份要求，今天請紅姐來，祇是想送紅姐東西。」起身到梳妝台前，將錦盒拿過來，遞到夫人面前。

蕭月紅打開錦盒，裡面是晶玉項鍊和一隻翡翠手鐲。她驚訝地瞪大眼：「妹妹，這些東西你要送我？」

「這些飾品靚兒用不到了，所以想送給紅姐。」凌靚兒簡單回答。

「但是這些都是莊主送的，妹妹你不會捨不得嗎？」蕭月紅疑問。

凌靚兒眼裡昇起了哀愁，神情卻是異常的平靜。

「寶物是因人而美麗，靚兒沒有機會佩帶這些飾品，所以想送給紅姐，不讓它們跟著靚兒蒙塵。靚兒祇希望紅姐能替靚兒好好伺候莊主，讓莊主忘了靚兒的不是，開心生活，這是靚兒唯一想求紅姐幫忙的

事。」真心誠意的托付。

蕭月紅感覺到凌靚兒神情有異，但是收到貴重禮物的歡喜，讓她沒多心思去想別的，她高興地向凌靚兒道謝，開開心心將禮物收下。

送出了東西，也了凌靚兒最後的心願，如今更是了無牽掛了。

在大夫人離開後，凌靚兒對這房間做最後的巡禮。她小手撫過每一處角落，回想和霍非凡相處時的點點滴滴，讓自己沉浸在往日的甜蜜時光中。

白日過去了，黑夜再度降臨人間，她的地生命也將走入盡頭。

丫環將晚膳收拾完畢，向她道聲晚安就退下。鐵鏈上鎖的聲音傳回凌靚兒耳中。

凌靚兒淒然笑了。明天以後這房門就再再上鎖，省了一個大麻煩，也解決了她存在的困擾。

祇是就這樣離開，霍非凡真會明白她的心嗎？

凌靚兒環顧四週，眼神在看到桌上舖的雪白桌布時有了主意。她用力咬破了自己的手指，用鮮血一字一淚地寫下她的愛，直至寫滿了整個桌面，鮮紅血色在白桌布上顯得刺目。她靜靜地等待血跡乾涸，化成一篇凄美的結局。

一切都已就緒，她沒有理由再留下。

(七十四)

非凡莊主可兒

#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想定主意，輻到宣府。果與宣爺會面，也不問他乃郎府之好歹，祇將裴爺求親的來意略為一談。宣爺搖手道：「小兒不知是何心病，誓不娶親。此刻病雖好些，屢被我重為教訓。他立意如此，雖我父母，亦不能強他。襟兄就將此話回復裴年兄，請他莫怪。」

柯爺明知其意，也不服氣朝下再說，即告別上轎，又到裴府，回復裴爺「非是不盡言，怎奈宣家父子俱不允親」的話說了一遍。這是柯爺把話故意說激烈些，使裴爺一怒而止。誰知裴爺明察秋毫，反笑嘻嘻道：「今日有勞年兄，容日登門再謝。」柯爺連稱「不敢」，隨即別了裴爺，上轎回府。

裴爺將柯爺送出大門而去，即轉身來到書房坐下，吩咐兒子以松，叫他明日到宣府看看登紫之病：「如果好了，你可務必邀他到我這裡來。你可陪他在書房閒話，我自出來有話問他。」以松答應，裴爺起身回後去了。

裴公子領了父親之命，過宿一宵，果於次日帶了書僮僕往宣府而來。宣公子因得寶珠死信，染成一病，醫藥無效，幾於絕望，生全大虧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夢見不知是仙是神對他說：「寶珠不死，汝休傷生。」宣公子自得夢以後，忽又想到：「寶珠落水，豈無救星？」想到這裡，忽然心中鬆快，病又減去幾分，漸漸身子撐持下床，每日將養，病也脫體。宣老夫婦見兒子病好，方才放心。又見他年紀不小，情實已開，四處也代他央媒求親。就是裴府這頭親事來說，要算當戶對，宣爺非不願意，怎奈宣公子心中有一個寶珠，除了寶珠，寧可終身不娶。宣老夫婦每為此事憂心，欲待責備兒子，又怕他傷病復發，祇得隱忍下來。宣公子雖是病好，猶自日夜癡想寶珠。這日正坐在書房納悶，忽見裴公子前來候他的病。本是文章好友，今見他到來，可以借此談談解悶，忙迎請進書房。見禮，分賓而坐。茶畢，各道寒溫。

一會，裴公子問病以後，邀他出去散散悶。宣公子不好推卻，祇得入內告知父母。宣老夫婦也怕兒子在家悶出病來，命他帶了抱琴、醉瑟兩個書僮，跟隨出去逛一逛，早去早回，不要傷神。宣公子答應，出來陪了裴公子出得府門，一路談話，也在四處遊玩一回。

裴公子把宣公子誘到自己府門，務必邀他進去，稍坐片時歇歇。宣公子因有前日拒親一事在心，不好意思到裴府去。當不得裴公子再三再三，將宣公子邀進府內。來到書房，見禮，分賓坐定，僕奴送茶。(三十三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